

## 天伦

晚饭后,儿子又拉着我的手,闹腾着让我陪他继续昨晚未尽的游戏——过家家。他的游戏要求可不简单,要像拍电视剧一样,分剧集、分角色演绎。通常要演五六集,每集开始前还要预设剧情,给剧集取名。比如昨晚,我们就演绎了两个王国凭借科技、武力相互竞争、不断扩张领土的故事,分“建立王国”“秘密发明”“武力威慑”三集。此外,一切还得顺着他的思路来。哪一句话说得合他心意,他就像个不善表达的小导演,非要我重说重演,直到合乎他的心意,才能继续往下进行。儿子每次都只找我陪玩,别人他一概不看上。

其实,陪着孩子玩耍,走进他的小小世界,我也仿佛看见了童年的自己。

20世纪90年代,我们也爱玩具,只是玩具少得可怜。我们也骑车、捉迷藏,但最让我着迷、最让我期盼的,是沉浸在独属于自己的方天地里。它不在日记本中,也不在树屋内,而在我家二楼那条

## 过家家

□赖东胜

三十厘米宽的水泥护栏顶面上。那是乡下水泥师傅随性砌成的,算不上平整,布满凸起的沙粒,显得坑坑洼洼。可在童年的我眼里,这便是天然的微缩地形:丘壑、深渊、平原与高山。而我的“演员们”,则是家旁河滩上被河水千万次冲刷打磨的小石子。在那里,我拨弄着石子,演绎着不同人生,缔造出一个个世界——我既是设定命运的编剧,也是调度全局的导演,更是倾情投入每一个角色的演员。

采集石子,对我而言是一项神圣又隐秘的仪式。午后,我会偷偷溜到河滩,指尖划过或温润或粗粝的石面,俯身细致地“选角”。那些浑圆洁白、毫无瑕疵的,是避世清修的绝世仙子;黧黑饱满、棱角分明的,注

定是万众瞩目的一代天骄;还有些形状嶙峋、纹路奇特的,便充当搅动风云的枭雄反派。我的兜兜,仿佛装着一整个轮回的世界,沉甸甸地揣回家。

而后,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便徐徐开场。父母的说话声从楼下隐约传来,伴着炊烟与家常闲话。他们偶尔抬头,看见我时而伏着,时而挪动几步,总会笑着夸一句:“这孩子真安静。”他们不知道,在头顶咫尺之处,正上演着一场场沉默却惊天动地的“大戏”。

我用指尖拨动我的“角色”。有时是仙侠剧:仙道盟主召集群英,魔道大举来犯,代表仙子的白石子被代表魔尊的灰石子与几颗不起眼的褐色石子围困。少年英雄般

的黑石子从天而降,凭高超武艺震慑全场,击退敌人,迎来圆满结局。我会低声为它们配音,嗓音时而清朗,时而沙哑。我也为每个角色设定命运,出场退场全由我安排。当剧情不再合我兴致,便重新编排世界,切换成战争剧,或是让它们化身变形金刚。

那个世界的逻辑,只有我一人懂得。那里面有爱恨,有牺牲,有正道与歧途的挣扎。最美的那颗石子,或许会在最终决战中为苍生陨落;最不起眼的一块,内心也许藏着至纯的善意。故事走向,尽在我一念之间。

如今,我早已离开那片河滩,也见过许多真正的名山大川。可再没有哪一处风景,比二楼那一方水泥护栏更为辽阔。最好的童年,是独处时可以慢慢享受的静谧,是内心藏着一座无人到场却万物生长的城池。

如今,轮到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扮演起他的角色。只是这一次,舞台不再孤单,因为我懂他。

## 每日佳句

真正的成长,始于自律,成于坚持,久于热爱。

## 回首



## 一张旧照片

□王建新

生于侨乡,长于海边,大海是刻在我生命里的底色。家中十几叠旧相册翻了又翻,始终寻不到那张儿时与大海的合影。可四十多年前的海风,却总在翻页的瞬间,漫过记忆的堤岸。

孩提时,母亲告别讲台转行做了营业员,随着工作调动,我们举家搬到了晋江深沪。来之前便听说这是座渔村,推门见海。果真不然,母亲单位供销社门外就是一湾碧海,对岸便是石狮永宁的轮廓。

母亲忙于工作,我便成了海滩的常客。涨潮时,约上伙伴踏浪而行,听潮声起落如鼓,闻海水带着咸涩的清冽,任海风掀起衣角;退潮后,沙滩露出发软的肌理,我们蹬着小船板嬉笑,在滩涂上追逐打闹,涉过浅浪爬上远处的礁石,对着大海放声呼喊。沙滩上,阿拉伯数字写了又被浪抹去,脚印叠了又被沙覆盖,都是童年最鲜活的印记。

海滩上总守着一位老人,胸前挂着架老式相机,或站或蹲,专注地对大海摆弄。原来他在给大海留影。我们总好奇地围过去,他便乐呵呵地从背包里掏出一沓沓黑白照片——都是大海的不同模样。对从没上过镜的我们来说,新奇又珍贵。原本调皮的孩子,在他拍照时会悄悄站在身后,大气不敢出。熟了才知,老人是从菲律宾回来的,带着对大海的执念,定格着每一缕浪花。

记得一个傍晚,夕阳把海面染成橘红,我们手拉手在浅滩戏水,任凭海水漫过脚踝。老人从远处走来,突然驻足,支起三脚架,朝我们挥了挥手。“咔嚓”一声,镁光灯闪过,我们的笑脸与大海的余晖,一同被锁进了镜头。几天后,一张黑白合影意外送到手中,背景是无垠的海,前景是我们雀跃的身影。母亲托人给老人捎去拍照片的报酬,他却婉言谢绝了。

那是我第一次与大海合影,也是我们这群伙伴唯一的合影。我把这张小小的照片藏在文具盒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可不久后,母亲再次调动工作,我们举家迁回金井,忙碌的搬家途中,文具盒不慎遗失,那张珍贵的照片,也从此没了踪迹。

如今走了许多地方,拍了无数照片,却再也没有一张能替代那张旧照。每当想起大海,就会想起那个傍晚的余晖,想起儿时伙伴的笑脸,更想起那位用相机为我们定格童年的老人。

人生的记忆不计其数,真正值得珍藏的却寥寥。那张遗失的旧照片,虽不见踪影,却早已化作永恒的念想,藏在海风里,刻在岁月里。

## 茶余饭后

## 鸟类趣闻

● 年幼的鸟吃了发酵的果子会醉 发酵果子中的酒精含量,有时可与一杯高度苹果酒相媲美。年幼的鸟儿食用后容易“醉酒”,甚至从树上掉落。

● 鸳鸯真的感情专一吗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却很骨感。雌雄鸳鸯仅在繁殖期间形影不离,一旦雏鸟破壳而出,双方便会分道扬镳,由雌鸟独自抚育后代成长。

● “天鹅绝唱”之说 现实中,天鹅在临死前并不会发出特别优美的歌声。“天鹅绝唱”的说法,更多源于艺术想象。

● “离婚率”最低的鸟类 长期观测显示,信天翁在鸟类中拥有极低的“离婚率”,对伴侣十分忠诚。

● 麻雀的“小围巾” 雄性麻雀的胸部有一块明显的黑色斑块,宛如“小围巾”,雌性麻雀无。

● 最重的飞鸟 在现存会飞的鸟类中,雄性大鸨是公认体重较大的种类,记录中最重的个体可达21公斤,堪比一名6岁儿童。

## 诗语

## 滴水兽

□连玉基

化身鲤鱼、老虎、狮子、鸽子也化身神话中的麒麟、仙桃还有石榴、菊花……每次一下雨,它们就复活

它们总是在檐口、墙头、廊下操办一场场雨水盛宴那么张扬声势有时盖过厅堂的高音

再多的阴雨、再大的暴雨都是美食供它们吞噬然后消化成欢快、透亮的歌声

雨过天晴,谁的眼角也已然风干泪痕它们却心照不宣静默再不肯当众,吐露思念和守护

## 四季



(CFP图)

春天百花盛开,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去踏春。

眼前一片油菜花竞相绽放,披金映青山,依绿水,远远望去,恰似千万条金色彩带,迎风招展,煞是好看。

步入油菜花田,清风徐徐,蜜蜂嗡嗡,

## 油菜花海蝶儿飞

□张传捷

蝴蝶翩翩起舞。耳畔是自然天籁,眼前是灿灿花海,此情此景,让人沉醉其间,如梦如幻,方才一路的舟车劳顿,顿时抛到九霄云外。人们纷纷掏出相机,摆姿势、抢镜头,“咔嚓、咔嚓”,定格下一个个美好瞬间,留存珍贵记忆。

放眼花园,一拨又一拨游客络绎不绝:推婴儿车的、背孩童的、搀扶老人的,三五成群,笑语欢声,沿着木板栈道缓缓漫步赏花。听口音,有本地乡亲,也有不少远方来客,大家对花海啧啧称赞。游人中有几位年轻人,活力满满,或腾空跃起,抓拍凌空一瞬;或于花间展露笑颜,拍照片、录视频,让青春在春光里尽情绽放。

木栈道将花海分隔成一方方花田,方便游人深入其间,尽享油菜花的千姿百态。行走在木栈道上,如置身一片金色海洋,心旷神怡,怡然自乐。“田园空阔无桃李,一段春光属菜花。”“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古诗生动

刻画美景。

有一处栈道连着一道紫藤花廊,花廊又紧邻南埕溪。坐在紫藤花廊里,静听溪水潺潺流淌,再回头眺望那片金黄花海,只用一个字形容——“醉”!春风轻拂,紫藤轻扬,和煦阳光洒满大地,这般春和景明,何等惬意。碧水蓝天、紫藤花廊与油菜花园交相辉映,一幅天然山水田园画卷,就在眼前徐徐展开,美到极致。

油菜花旁,有一片空旷草地,青翠洁净。人们席地而坐,让平日忙碌疲惫的身心,在绿色清新的自然怀抱中得到舒缓与涤荡。若觉得微热出汗,就近便可走进帐篷休憩。三五人围坐一起,品山泉清茶,海阔天空,又是一番别样惬意。

花园旁,石桥静卧小溪之上,自然、从容,在岁月静好里诉说着这片油菜花的美丽。矗立在桥头的古樟树,始终默默守护在旁,为游人提供休憩纳凉或避风挡雨之所。

都说桂林漓江“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而家乡这一片油菜花园,亦是“人在花海里,如在画中游”。

## 食事

## 酱瓜肉

□林宇宽

酱瓜这东西,各地都有。北京的八宝酱菜、上海的三林酱瓜、扬州的乳黄瓜……总归是味咸,是喝粥的黄金搭档。但我总觉得,别处的酱瓜是“菜”,而我们泉州的酱瓜,尤其是配了肉酱的酱瓜肉,却称得上是“肴”,是能独自在饭桌上唱一出温润热闹戏的主角。

泉州酱瓜,选的是本地一种青皮短身的黄瓜,肉厚籽少,我家喜欢叫它“小南瓜”。黄瓜洗净,并不用重盐渍渍,只浅浅地码一层细盐,搁在陶瓮里,让它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地、软软地“塌”下去。几日光景,酱瓜便成了。好的酱瓜呈玉黄色,半透明,对着光能看见瓜肉里细细的纤维脉络。一口下去,“咔嚓”一声,清脆爽口,脆里又带着一种妥帖的韧劲。咸味清透,咽下之后,还能回味出一丝黄瓜原本的清甜。

单吃酱瓜,已是妙品。但泉州人的心思,总在“配”字上做文章。闽南语中“物配”一词,正是形容美食的佐配。为搭配酱瓜,便有了肉酱。肉酱倒不稀奇,无非是五花肉细细剁碎,用豆酱、葱头油、些许糖,文火慢慢煨,煨到肉末金黄酥松。油脂的香、豆酱的醇、葱的微甘,便全收拢在一处,凝成一碗琥珀色。这肉酱,空口便能下一碗饭。

如今食品制作技术进步了,五花肉可用绞肉机绞成肉泥,甚至这碗“酱”在超市里也有浓缩成品售卖,但我奶奶始终坚持用菜刀一刀刀将五花肉剁成肉末熬酱。这一碟子端上桌,虽难登宴请四方的大雅之席,却是家里餐桌上的“看家小

菜”。中午就一碗干饭,或是食欲不振时配一碗热腾腾的白粥,那滋味,最是让人安心。

酱瓜肉的咸香,不像川渝辣椒那般霸道,也不像淮扬美食那般鲜甜,它绵绵的、润润的,一丝丝沁进饭粒里,叫人不知不觉便风卷残云,把一碗饭吃得干干净净。酱瓜肉还有一巧,便是冷热通吃。我刚去外地上大学时,行李箱里常会塞一小罐家里做的酱瓜肉。异乡的饭食尚可适应,可偶尔难免想念家乡的味道。这时撬开罐子,挑出一点,那熟悉又醇厚的咸香在舌尖漫开,仿佛瞬间置身故乡,嗅到海风的气息。

美食最能牵系人心。无论何时,只要一碗米饭或白粥,配上一碟平平无奇的酱瓜肉,里头藏着的,或许就是刺桐城的烟火与波涛。

## 背景

## 阿嬷的话

□陈晓芬

“阿嬷你今嘛在叨位,阮在叫你,你甘有听到……”车载收音机里传来闽南语歌曲《阿嬷的话》,我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熟悉的乡音娓娓道来,就像在耳边讲着奶奶和孙子的平常事,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人到中年,其实已经很少流泪,能痛哭流涕的,一定是刻骨铭心的人和事。

我是阿嬷带大的孩子。出生后仅吃了三十天母乳,就抱给阿公阿嬷抚养。阿嬷不忍心,跟我妈说:“孩子太小了,再吃十天母乳吧!”于是,吃满四十天母乳的我,便由阿嬷照料。是阿嬷在厨房摆一个小炭炉熬稀饭汤,一勺一勺把我喂养大的。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三天两头就要打打针吃药,甚至在小学四年级时胃出血,差点没闯过“鬼门关”。我一直长得瘦弱,头发枯黄,脸色苍白,像棵野草。因此,阿嬷特别疼我,也偏爱我。

在老家,哪个女孩子没有做过家务、挑过茶梗呢?我就很少做,因为我说:“阿

嬷,我挑茶梗会头晕。”阿嬷就不让我做了。一到茶季,古大厝里坐了满满当当的人,上下摆满了挑茶梗的圆簸箕,就我跑进跑出玩耍。一开始还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挑茶梗,久了大家都知道:“芬啊挑茶梗会头晕。”有人说:“肯定是装的,不想干活。”阿嬷都很认真地回答:“是真的会头晕,她不要挑了。”

就连过年的新衣服,只有我有两套——妈妈买一套,阿嬷买一套。现在想来,童年时期,阿嬷的偏爱,给了我无尽的勇气 and 安全感。

阿嬷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接生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下,许多人没有去医院生产的意识,大多是叫接生婆到家里接生。阿嬷从十八岁开始学习接生,到她停手,经她手接生的孩子有两千多个。村里人不管男女老少,见到都尊她一声“雨花姐”。

童年印象中,常常是我在眠床上睡午觉,睡醒一翻身,旁边就躺着一位孕妇在

产检,高高隆起的肚子像座小山横在我眼前。阿嬷坐在床边,拿着木制听诊器贴着“小山”仔细听。

我经常听阿嬷提起她在接生路上的各种惊险故事。有一次半夜,产妇的丈夫来接她,要去一个偏远的村子接生。一听到要走那条有鬼神传说的斜坡,她就头皮发麻,不想去,可是产妇马上就要生了,后来,阿嬷还是咬着牙跟着去了。

我孕晚期时,阿嬷有很深的感情,也很依赖她。考中专要面试,阿嬷说:“你面试会过的。”我放松了不少,不再焦虑结果,后来果然顺利通过了。

我孕晚期时,阿嬷年纪也大了,我会打电话问她生产的注意事项,临了说:“阿嬷,我要跟医生说一下,让你陪我进产房。”阿嬷笑着说:“这么大了还撒娇!你要勇敢一点。”生产阵痛来袭时,想着阿嬷说的产程,心里就没那么慌了。

阿嬷走的那一天,我哭到晕过去。想

她的时候,我会播放小时候她唱给我听的《渔光曲》。

有一天,家里洗碗的橡胶手套进水了。我熟练地往里面吹气,右手把手套口握紧,左手一挤,凑近耳朵一听,传来细微的“吡”声,就知道破了,于是丢进垃圾桶,一气呵成。我有些奇怪,没人教我这么做,但这套流程熟练得仿佛刻进了我的DNA。我忽然想起,小时候阿嬷也是这样检查医用橡胶手套:她先把手套放到滑石粉盘里双面搓一搓,再像我这样操作,“吡”的一声,阳光从木窗的长缝隙里照进来,空气中跳跃着滑石粉细细的粉尘。

我的眼眶湿润了。原来阿嬷一直都在,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她给我的最纯粹的爱,都早已融进我的血液,刻进我的骨髓,长出了血肉,拼成了一部分的我。阿嬷教我善良勇敢、助人为乐,我将带着这些美好的品质继续前行。

想念我的阿嬷,我永远爱我的阿嬷。